



临街三开的中堂门,中门最大,左右略小。从右门进去,门内右侧是一张横放的大案桌,桌后有椅子。与案桌垂直的方向,靠里墙是一面药柜,上面是一排一排的小药屉。自然,案桌和药柜都很旧了,因为案桌后面没有坐郎中,桌上亦没有抓给病人的药包,开处方的纸笺、毛笔、砚台等物件,使得这案桌显得有些空落落的。想必,药柜上那一排排的小药屉里也早已经没有散发着苦甘气味的各种药草了。案桌、椅子、药柜、药碾、外面的门、门上的匾额,乃至这座四排三间土木结构的民居瓦房,与曾经在这方屋子里生活、成长,后来又从这里出发走向外面的那个青年的名字一起,共同作为一种旧日的纪念,清晰留存在荔波的记忆里。

贵州,黔南,荔波县城北向阳路21号,邓恩铭烈士故居。顶着中午的明烈阳光,许多人前来瞻仰。临街的旧木门前,以及门内并不宽绰的屋子和院子里,有的跟在讲解员后面静静聆听,有的独自默默瞻仰,又或是轻轻抚摩其中旧物。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从进了那道门,便被这屋子里的某种气息包围着,脸上的神情以及目光不自觉地变得安静乃至肃穆起来。这旧屋子里的一桌一柜、一椅一几、一篓一物,无不印记着旧时曾在这屋子里生活过的人的气息,在四下里无声地萦绕。

邓恩铭,这个将生命永远定格在30岁的荔波水族青年,1901年出生于距离荔波县城20公里的玉屏镇水浦寨。6岁上私塾,10岁进荔波书院读书。12岁,随家迁入县城,进入新式小学学习。16岁那年秋天,这个水族儿郎离开家乡外出求学。从此,走上了他不一样的人生之路。

故居里,与进门来的药堂相连的里间是少年邓恩铭的卧房,窄窄的房间里,光线有些暗,与药柜相靠背的是他的床,青蓝印花被面的薄被子整齐地叠在床上。床前的脚凳上,放着一双崭新的黑面剪口布鞋,

沿着黄昏中的街道,我经过无数盏灯,它们透着昏昏一样的昏黄。

她站在街的尽头,放开手中的羽毛。羽毛在风中飞起,跟着气流盘旋,时而掠过女人的发鬓,时而逗留在路人的肩头,时而高过树梢,时而飘过屋檐……

她迈出几步,又后退几步,抬起头,眯着眼睛看羽毛落在一个木窗旁。然后,她站在街中央,双手放在嘴上作喇叭状,对着这一街区最古老的窗户喊:“五婆!”

她这一喊,我的影子受到风的惊吓,蜷缩在两脚之间。她朝我挨近,我也跟着喊一声:“五婆!”她扭头对我说:“你不大声点,她听不到的,我们一起喊吧。数一二三,数到三我们一起喊。”于是她数:“一,二,三。”然后我们一齐吼:“五婆!”

发“五”圆唇,嘴巴鼓起,音低而浑,“婆”也是圆唇,嘴巴鼓起,音高而清。其他小伙伴也从家里跑出来加入我们。他们说:“来,我们一起喊。”于是数到三大家一齐喊:“五——婆——”

那个古老的雕花窗子终于打开,伸出一个满是白发的头。五婆摆手说:“五婆不在家。你们别喊了。”我们听了哈哈大笑:“五婆不在家,那你是谁?”白发五婆也哈哈大笑:“我是糖婆婆。”说完丢下一包糖来。

每天黄昏在窗下喊“五婆”,我们就会得到一包糖。五婆为什么要跟我们建立黄昏的约定,我们不想深究,反正有糖吃,我们乐此不疲。

自从五婆的丈夫死后,只有她一个人进出老屋。在小镇,像她这样寡居的老人还有很多。小镇的老人会有很多时间和孤独相处,有的人是三五年,有的人是二三十年。

在小镇,忍受孤独似乎要比其他地方容易得多:因为小镇本身就是孤独的。

小镇的人沉浸在小镇的节奏里。他们不用钟表,太阳就是最好的钟表。他们不上剧院,家长里短就是最好的故事会。他们不用听电视和广播播报天气预报就能知道天气变化,他们自己就是天气监测器,代代相传的经验从不失灵。如果要变天,老人的关节就会疼。如果要下雨,家门前就会经过许多蚂蚁。他们虔诚地遵循太阳的节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守护荔波的名字

□左中美(彝族)

明显地,这双鞋做得有些大,只是无以猜度其间有着怎样的寓意。屋内朝着院心的小窗下是少年的他曾上面学习的书桌,光从窗口斜斜地落进来,落在桌上放着笔架、砚台上,以及一应学习用具上。穿过屋子是内院,并不宽阔的院子,用一道墙隔成两进,在隔墙的正中是一道圆拱形的月亮门。院子的一角有一盘旧石磨,据说,少年邓恩铭在家时,学习之余常常帮助经营豆腐坊的母亲磨豆腐。

进来参观的人们从这故居的样貌里,已然能够看到这个家当时的情形:父亲开诊所行医,母亲做豆腐坊,操持家务。这是一个虽不能免于辛劳,却能靠着自己的辛勤劳动薄有温饱的家庭。因着父母的辛勤操持,邓恩铭在6岁时得以进入私塾学习,后又进入荔波书院,12岁时又举家迁入县城。在来到县城的邓恩铭故居之前,我们曾去瞻仰了邓恩铭的出生地,在水浦老寨的故居,在水浦故居一栋独立的屋子的中堂门额上,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木牌:邓家药堂。从牌上可以获知,邓家在水浦老寨时就已经开诊所行医了。药堂前一方干净的场院,右侧一棵说不出名字的树下塑了两个坐着的铜人:一个50来岁的水族妇女,旁边一个托颌静听她说话的孩子。那个孩子,想必便是幼年邓恩铭的模样了。屋子的左侧是一方池塘,阳光下,池里的睡莲开出了紫红的三五支。屋子的前面便是广阔的稻田,七月的熏风里,从一派深绿的田野上,飘来阵阵的稻香。

——想必,1917年的那个秋天,邓恩铭离开小城荔波远行的时候,水浦老家的稻田,也正这样地散发着稻香,甚而,还要更浓厚一些。村庄的人们又一年的辛劳和汗水,就要赢来香美的收获。而那个从水浦老家走出去的16岁的少年,带着简单的行李,告别家人,告别他生活了数年的樟江岸上的小城荔波。在传统的中国家庭里,大多有着子承父业的传统,而这个行医家庭里长大的孩子,走出了家门,走向了广阔的、未知的远方。

1931年的4月,邓恩铭与另外21位同道一起,在

济南纬八路刑场殉难。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在他的《济南的冬天》里面写过,济南的冬天,水是不结冰的,“不但不结冰,倒反在绿萍上冒着点热气,水藻真绿,把终年贮蓄的绿色全拿出来了。天儿越晴,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水也不忍得冻上”。4月,时令已入仲春,在济南,水上的绿萍想必是愈发地绿起来了,天空中早早有许许多多美丽的风筝。而对于邓恩铭以及他的同道们,他们念想中国家国的美好春天,还在更远的远方。“植树节快到了,朱大人家后头我们家的祖坟边,一定要多栽柏枝树,中间杂一两株樟树,景致更加好看,千万不要再误了……母亲的身体总要好保养,多吃有营养的东西,千万不可乱吃药……”家书里的殷殷叮咛,写下离家的孩子对故土与亲人的切切牵念,而他最后的眼光,已再也看不到故乡的山水。

而亘古流淌的樟江却记着他,荔波书院却记着他,水浦的村庄和田野却记着他,荔波这片养育他的土地却记着他。在樟江河畔的小城荔波,你会一次又一次地遇见这个名字:邓恩铭,遇见用这个名字命名的广场、道路、学校。

在荔波县城北向阳路21号邓恩铭故居左前方不远,有一株巨大的古榕树,枝繁叶茂,缠绕其上的藤蔓绿叶纷披,随风飘拂。榕树下,而今是一个宽阔的广场,一些老人在树下乘凉,许多孩子在树下玩耍。这古老的榕树,想必它一定还记得当年曾在这树下玩耍的那个孩子。那个在秋天离开家乡的孩子,至今还没有回来。榕树还要在这里,为他守护着他的家,守护着这方曾养育他的山水故土。



投稿邮箱:wybfkb@126.com

黄昏的约定

□连亭(壮族)



偶尔他们会开玩笑似的讲述自己的心事,却并不强求能被理解,实际上他们自己也不理解自己。他们从没想过离开故土去别处生活,他们不是飞鸟,而是被地心引力紧紧吸住的落叶,只有盘根错节的地面才是归宿。当我穿越黄昏回家,看见所经的路都被各家门窗透出的光照亮,就觉得所有的孤独都是可以忍受的。

在小镇,一切的行动都归太阳掌管。日落是孩子游戏时间的节点。我奔跑着,经过树和房子、池塘和木桥、商店和肉铺,以及老人沉默的身影,直到跑进奶奶的影子里。奶奶觉得自己活得够久了,这不是她想要的,多活一天就多拖累儿孙一天。她唯一的安慰是,身子骨还硬朗,还能做家务,不是白费粮食。

父亲换了工地,我们一家从大街搬到10里外的地

方。10里对脚力尚好的孩子不算太远,我仍可以奔跑着找到伙伴们,找到五婆的糖。1999年,一个孩子在奔跑中感知到小镇的秘密。

我们仍旧在黄昏呼喊五婆,有时五婆的窗户还未打开,一些临近的木门和窗户已次第打开,老人们带着温和的笑容看我们与五婆之间的游戏。

有一次,我们还没开始呼喊,就看见一个陌生女人向我们走来。她穿着酒红色的连衣裙,裙摆在风中轻盈地飞扬。我们惊讶万分的时候,她转身走进了五婆的老屋。霞光是那么鲜艳,映照着我们年轻的女郎,映照着满头银丝的五婆,无意中构成我们对生命最初的理解。

离开五婆的老屋,我拍着黄昏的尾巴跑回家,一路是已经停工的工地。这些地方曾经白鸟翱翔、湖水清澈,动物们悠然地诞生、从容地死亡,而现在它们都消失了。施工声隆隆,我们站在街中央,双手放在嘴上作喇叭状,大声喊“五婆”。除了糖,我们还期盼窗框中出现一张年轻美丽的面庞。

女郎没有出现,出现的是一只菜粉蝶,它轻轻地扇动翅膀,在黄昏的光芒中飞行,其缓慢蹁跹的姿态像极了我们的心事。有那么一瞬间,它飞到了雕花的窗棂下,几乎就要停在那里,但它只是用翅膀轻触一下窗纸就飞走了。

那些黄昏,我一直在想一只蝴蝶的命运。她来自何方,现在又在何处,过得好不好?没有人知道黄昏里的孩子在牵挂一只蝴蝶。

五婆伸出脑袋,像老朋友一样,隔着两层楼用一包糖回应我们的呼喊。在糖的甜蜜中我们理解了彼此的孤独,这种孤独是有力量的,虽然浸透着黄昏的伤感。

我们和五婆是黄昏的朋友,每次和她在暮霭中相会,我总是那么激动,充满奔跑的欲望。在奔跑中看见她亮起的灯光,有时我的眼泪竟会夺眶而出。

五婆的家隔在新区和老街之间,其命运可想而知。尽管五婆细心地打扫,也应付不了工地扬尘的入侵。五婆的咳嗽越来越严重。

一个秋风萧瑟的黄昏,我们站在大街上呼喊,雕花的窗户再也没有打开,五婆再也没有出现,我们期待的糖也不知去向。

浙江,景宁。敕木山上,茶色青青。

置身于气候温润的南方大地,遇见茶树并不稀奇,但是遇见一株拥有千年树龄的老茶树,却需要格外的缘分,抑或虔诚的奔赴。

这时候,惠明寺的大门敞开着。春风吹拂着天边的云朵,片片轻羽般浮动于屋瓦之上,使我恍惚觉得离天空和仙境很近。“惠明茶发祥地”几个大字,提示我已进入了古老的传说之中。

在我有限的识见里,似乎每一种名茶都携带着迷人的故事馨香于世,然而当我穿过安祥如熟睡的惠明寺,在幽寂的山谷中徐徐穿行,一种别样的禅意浸透了我的心怀。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它是与众不同的。

事实上,惠明二字的组合,本身就充满了佛性和灵性,给人一种包含着仁爱、聪慧、温暖、澄明、洁净、柔和的宽阔想象,一种可以妥帖安放的悲悯情怀。及至,我聆听到惠明茶的来历传说,更加印证了我初时的感受。

相传,唐大中年间,畲族老翁雷太祖带着四个儿子,从广东逃荒到江西,途中遇到一个和尚,相处十分亲热。他们一路同行,到浙江后分手。雷太祖父子在景宁大赤坑的深山坞里搭茅棚居住,垦荒种地度日。几年后,他们被豪强赶下山,重新开始了流浪。在景宁鹤溪,雷太祖再次遇见那个和尚。和尚同情雷氏父子的不幸遭遇,就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寺院里,嘱咐他们在惠明寺周围辟地种茶。

这个和尚就是敕木山惠明寺的开山始祖——惠明禅师。惠明禅师懂茶、嗜茶。他发现敕木山上有野生茶树,便开始着意培育,采茶炒制,并用茶叶为村民治病。这就是最早的惠明茶了。毋庸置疑,惠明禅师将开拓、慈悲与仁爱种进了景宁这方水土。后来,雷太祖成为敕木山区发展茶叶生产的第一人。再后来,惠明茶从敕木山出发,遍植景宁的莽莽青山。1915年,惠明茶被送到美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被认定为茶中珍品,荣获金质奖章和一等证书。2010年,惠明茶在上海世博会上再获世界金奖。历经一千多年的传承和发展,今天的惠明茶,已然成为全县的农业主导产业之一。

世间好茶,总离不开好山好水好空气的滋养。敕木山海拔1000多米,高接云霄,长年云雾缭绕、雨量充足。惠明寺附近,山势坐西北、朝东南,有着千年风障。山前小溪潺潺流淌,云雾从溪边缥缈而上,笼罩山腰。惠明茶园即坐落其中,茶树常年受雨露滋润,叶质醇厚,制成干茶香气高味浓,鲜活而色青,故为茶中上品。

现在,一棵生长千年的老茶树就矗立在我眼前。它被人们称为“惠明茶王”,相传由惠明和尚亲手栽种,是我国已知最大的灌木茶树。树高约7米,树干有120多个分枝,冠幅10余米,占地面积100多平方米。春天的老茶树,愈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一颗颗密密的新芽簇拥着,嫩得像初生的婴儿,仿佛千年的风霜雨雪于它只是返老还童的灵丹妙药。听茶农说,这棵茶树每年都能产鲜茶叶100余斤,出产的茶叶色泽温润,品质特异,还独有兰花或水果的香气。

每年春天,景宁县都要举行“惠明茶王”开采仪式和现场拍卖会。开采仪式上,祭师们会表演畲族传统的祭祀仪式,他们吹响牛角、舞起灵刀,跳起祭祀舞蹈,感恩先辈留下的珍贵遗产,祈禱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祭祀仪式结束后,畲族采茶女登上梯子,唱起悠扬的畲歌,开始采摘第一枚新茶,制茶师傅则将采下来的鲜叶进行现场炒制。

我来的时候尚早,未能遇上茶王的开采仪式。不过这时节,海拔相对低的乌牛早已经可以采摘了。乌牛早也是惠明茶的一种,算起来,应是老茶树数辈以后的孙子。蜿蜒的山路两旁,一垄垄茶树高低错落,盘旋而上,碧波起伏。放眼四望,满眼的新绿释放着盎然生机。一排排畲民穿梭其中,熟练地采摘着早茶嫩芽,装入背篓。

忽然,我听见歌声嘹亮响起:“茶树生在对面山,清明时节叶青青,郎提篮来娘提篓,提篮提篓摘茶青。”我知道,这是我们畲族人最爱唱的《摘茶歌》。畲族人民的生活离不开茶,千年的光阴里,畲民们历经数次迁徙,走到哪里,就将茶树种到哪里。正如畲谚中所言:“畲山无园不种茶”“园里无茶不成寮(屋),山上无茶不成村”。

只是有很多年,茶树并没有为畲民们带来相对宽裕的生活。一个在刀耕火种中生存下来的民族,依然困囿于大山。2000年,是敕木山村村民生活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全村人均年收入仅3600元。这一年之后,村民们发现茶叶市场欣欣向荣,看到了发展茶产业的希望。他们在政府的引导下,几乎全都转行做起了茶农。

从前,敕木山村的茶叶种植面积只有几百亩,现在已经超过5000亩,是惠明茶的主产区之一。村里还成立了敕木蓝氏茶叶专业合作社,为茶叶的加工和销售提供了许多便利。行情好的年份,一公斤白茶茶青能卖600多元,一公斤成品茶可卖4000多元。名扬海外的惠明茶,终于成了村民的致富茶。现在,很多有经验的茶农还带人带枝条,去往全国各地做技术顾问。

我走到茶园中间,兴致勃勃地加入了采茶行列。只是速度慢不说,忙乎了十几分钟,便感到胳膊酸胀。“谁知杯中沉浮叶,片片都是心血凝。”采茶是辛苦的,但采茶无疑又是喜悦的。一个叫蓝光菊的采茶工,刚刚背着满篓的新茶返回村里,便被从外地赶来收购茶青的老板团团围住。所有的辛劳,都化成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春风翻动着叠叠的绿浪,一眼望不到边的茶园香气四溢。我捧着手中柔嫩的芽尖,想到一位名叫惠明的和尚,一株古老的茶树,竟联结着景宁7万多亩茶园,联结着畲族人幸福的新生活,胸中不禁舒出一口如兰之气。



Advertisement for '文学港' (Literature Harbor) magazine. It includes the magazine's name, issue information (2021年第5期), a list of featured authors and works, and contact details for subscriptions and advertising. The magazine is published by Ningbo Daily Newspaper Group.